

● *Makesi Jieji Gainian De
Dangdai Yanbian*

马/克/思/阶/级/概/念/的 当/代/演/变

● 糜海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研究成果

马/克/思/阶/级/概/念/的 当代演变

● 糜海波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阶级概念的当代演变 / 糜海波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3

ISBN 978 - 7 - 5161 - 0750 - 8

I. ①马 II. ①糜 III. ①马克思主义 - 阶级 - 政治理论 - 研究 IV. ①D01②B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5355 号

马克思阶级概念的当代演变 糜海波著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明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 - 64040843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 - 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9

插页 2

字数 301 千字

定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成果。

目 录

导言	(1)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阶级观的延异	(2)
二 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拓展	(7)
三 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阶级概念的解构	(13)
第一章 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及其价值	(19)
第一节 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思想溯源	(19)
一 近代资产阶级学者的阶级观	(20)
二 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阶级观	(24)
三 马克思阶级理论产生的社会条件	(28)
第二节 马克思阶级概念的主要观点	(31)
一 阶级的存在是一种历史现象	(32)
二 阶级的本质是一个经济范畴	(36)
三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	(40)
第三节 马克思阶级分析的价值向度	(45)
一 确立了实现社会公正的价值取向	(45)
二 论证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	(49)
三 昭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	(53)
第二章 影响马克思阶级概念演变的相关因素	(59)
第一节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变量	(59)
一 新技术革命与生产力发展	(60)
二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化	(63)
三 生产关系及阶级构成的变化	(67)
第二节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架构	(72)
一 后工业化主义的论调	(72)

二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挑战	(76)
三	后资本主义社会理论的辩解	(80)
第三节	马克思阶级概念之当代问题	(84)
一	阶级是否是经济范畴	(85)
二	阶级结构是否两极化	(89)
三	阶级斗争是否必然发生	(92)
第三章	马克思阶级结构理论的演变	(100)
第一节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理论	(100)
一	以剥削为核心的阶级结构分析	(101)
二	以职业为标准的阶级结构分析	(105)
三	基于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分析	(111)
第二节	工人阶级概念的当代演变	(115)
一	当代工人阶级的新特点	(115)
二	工人阶级范畴的重新界定	(118)
三	全球化背景下的雇佣劳动阶级	(123)
第三节	关于新中间阶级的探讨	(128)
一	中间阶层的变迁及其含义	(128)
二	新中间阶级的阶级归属	(132)
三	新中间阶级与社会主义政治	(137)
第四章	马克思阶级形成理论的发展	(144)
第一节	社会分层理论种种	(144)
一	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分层理论	(145)
二	功能论范式的分层理论	(149)
三	冲突论范式的分层理论	(154)
第二节	阶级划分的多重阐释	(160)
一	经济维度的阶级划分理论	(161)
二	政治维度的阶级划分理论	(165)
三	文化维度的阶级划分理论	(170)
第三节	阶级形成的核心要素	(176)
一	阶级形成与阶级意识	(177)
二	阶级形成与阶级斗争	(182)

三	阶级形成与政治文化	(188)
第五章	马克思阶级关系理论的拓展	(194)
第一节	阶级关系的基本特征	(194)
一	阶级与剥削	(195)
二	阶级与支配	(199)
三	阶级与异化	(204)
第二节	剥削理论的拓展	(209)
一	剥削概念的一般化	(210)
二	剥削理论的再建构	(214)
三	剥削的道德界域	(218)
第三节	异化理论的进展	(223)
一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新形态	(224)
二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归因	(230)
三	异化的消除与人的解放路径	(234)
第六章	马克思阶级政治理论的变革	(240)
第一节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论争	(240)
一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	(241)
二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质疑”	(246)
三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250)
第二节	阶级革命何以衰退	(255)
一	对“阶级还原论”的解构	(256)
二	革命主体的破碎说	(260)
三	理性选择与博弈论的解释	(265)
第三节	非阶级政治：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向	(271)
一	从阶级政治到非阶级政治	(271)
二	从二元对立到多元对抗	(275)
三	从阶级的民主到激进的民主	(280)
参考文献	(289)

导 言

尽管对社会分层现象的关注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西方有关阶级理论的经典作家还属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学意义上对社会阶层划分作出了精到独特的理论研究，占据着“社会整合”的一极，强调的是个人、社会与文化；而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的高度对社会阶级划分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阐释，占据着“社会冲突”的一极，强调的是集体、经济与政治，被定性为关于不平等、剥削、革命和争取自由解放的社会批判理论。

马克思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学范畴，它的故土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中，正是基于社会成员在经济结构中处于不同地位，其中一方因具有生产资料所有权而成为剥削者，另一方因失去其所有权而沦为被剥削者，从而导致了阶级社会两大对立集团的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对资本逻辑下的社会两大阶级的形成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作了透彻分析和功能解释。指出现代社会阶级斗争中的中心角色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代理人。他在1852年写给约·魏德迈的信中明确提出自己对阶级学说所作出的三项贡献：“一是阶级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二是阶级斗争的存在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三是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 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论和社会形态学说揭示了阶级的起源，从政治哲学高度创立了阶级分析范式及阶级斗争理论，通过研究现实的经济关系和近乎一生的革命实践找到了解答历史之谜的钥匙，并赋予了无产阶级改变世界、实现自身和人类解放的历史主体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

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的科技革命、信息革命、资本革命及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迁，引起了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深刻变化，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及阶级斗争意识渐趋淡化。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未像马克思生前曾预言的那样走向两极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随着经济全球化也渐趋衰微。也是在西方学界新兴起的后工业社会化、后资本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思潮的双重影响下，马克思的阶级观念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遭遇着挑战，西方学者对阶级、剥削、阶级政治及其相关问题依托现实作出了许多新的阐发——他们有的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作了辩护、延伸和发展，有的对其提出质疑、修正和解构。在诸多关涉阶级问题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典型性且影响较大的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三大学术流派。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阶级观的延异

根据柯尔施及梅劳·庞蒂的界定，原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由卢卡奇开创于20世纪20年代，自称以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为己任、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批判的国际性思潮。在阶级理论方面，他们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对马克思的阶级观进行了补充、丰富和革新。

首先，在社会阶级的划分上，主张按照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个标准来替代马克思主要以经济为标准的阶级划分。希腊学者普朗查斯提出了结构主义的阶级概念，认为在一种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中，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社会阶级是按照它们在整個社会实践中的地位，即它们在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关系在内的整个劳动分工的地位来决定的”^①。这显示了一种多元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即阶级的形成不仅是建立在一定的以共同阶级利益为目标的客观经济基础之上，而且必须要有主观的阶级认同，阶级的存在实质上就是一种被意识到了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存在。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

^① [希] 尼克斯·普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

中，强调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由自在阶级上升到自为阶级的重要性。阶级意识是一种客观的可能性，是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合乎理性的表达，是阶级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的产物。无产阶级是历史进程中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能达到对社会历史的总体认识。因此，“历史是实体，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就是主体”^①。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在阶级形成中的重要性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小资产阶级”的分析具有帮助。新小资产阶级不掌握生产资料，处于受雇佣和受剥削地位，性质上类同于工人阶级；但从劳动性质看，他们从事管理和监督的工作，执行着总体资本的职能，在经济与政治地位上高于一般工人阶级，容易与工人阶级造成分离。但因为他们具有智力素质高、同先进生产力相联系，能认清历史发展趋势、接受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等特点，可以争取他们站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立场上来。这意味着政治和意识形态也是影响阶级统一、扩大阶级联盟的重要因素。

正是因政治在决定阶级形成中的显要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权力作为考察阶级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德国学者达伦多夫在《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权力阶级理论，认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重要的不是经济所有权，而是政治权力成为社会的控制力量。“原则上有两个独立斗争战线，在企业以外，经理可能只是一个公民，而工人却是一名国会议员，他们的劳资阶级地位不再决定他们在政治社会中的权威地位。”^② 社会阶级划分可以不在经济领域以经济范畴为标准，而是以政治权力为参照来划分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然而，我们认为在一个以资本与金钱为基础的社会，获得政治统治权的必然是资产阶级，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能够取得政权至少现在还不是现实。因此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割裂进行单向的阶级划分，具有一定片面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③。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掌握权力的除资产阶级之外，还有其他中间阶层人员，但他们不足以构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

①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9 页。

② 倪力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阶级结构》，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 页。

级。因为权力和政治总归是一定经济的集中体现。从历史发展来看，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增多以及“权力寻租”的产生，说明现代社会的阶级分化虽然是经济现象，是在经济领域里进行的，但也受到了政治权力的介入，从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的结合能更好地作出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从而否定阶级本质赖以存在的经济根源和制度体系。

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到来，文化知识也成为一种新的“权力资本”，甚至成为划分社会阶级的新维度。古德纳将这种以文化为资本从而赢得优越地位的新阶级称为知识分子的新阶级，代表着未来社会的统治阶级。丹尼尔·贝尔由此勾画了后工业社会理论，认为在以技术和知识为中轴的后工业社会，“知识阶级”或者“专业技术阶级”将是这个白领社会的主导者，这一类人以专门技术作为获取权力和地位的凭借，而且具有以共同的价值准则为基础的精神气质，所以它将是社会的上等阶级。为此，他们极力宣扬未来社会将是在技术统治和专家主宰下的阶级划分。这一理论按照马克思的思想逻辑实质上是混淆了阶级概念的归属，将阶级划分归入了生产力的知识系统，而不是归入传统的以雇佣剥削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系统。依他们之见，被马克思视为阶级剥削的经济基础——资本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对象，它的目标是提高社会生产力，而新的意识形态理论认为生产力主要是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社会的问题可以在技术的基础上通过教育获得技能加以解决。所以就文化或者知识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而言，“文化是资本的普通化，而资本是私有化的文化”^①。它成为文化资本新阶级的经济基础。这种以“泛资本”化的知识作为阶级划分的标准显然掩盖了阶级关系的剥削本质。知识属于劳动力的范畴而非资本的范畴，其自身并不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它不能取代作为客观条件的物质资本在生产中的基础性，因而不能以此作为阶级划分的根据。知识是生产的要素并不能替代资本的物质形态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知识阶级和非知识阶级的区分也仅仅是劳动方式的不同而已。因此知识阶级概念不具有制度属性。

^① [美] 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來和新阶级的兴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作出新的阐释，其原因还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与科技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化，也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尤其是如何来界定以知识文化为特征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对他们作怎样的阶级定位成为新的问题。普朗查斯将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划归为新小资产阶级范畴，以与小商贩、手工业者等传统小资产阶级区分。在结构主义看来，除将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工人划为无产阶级之外，其他领取工资和薪金的工人都应划为新小资产阶级，包括所有商业雇工、白领工人、服务人员和脑力劳动者。因为经济上他们不直接从事物质生产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政治上他们的管理和监管职能从社会分工的意义上代表着对工人阶级的支配，意识形态上他们是资本关系的生产者，但他们又不占有生产资料，所以总体上归属于新小资产阶级。这就将非生产性雇佣劳动者排除出了无产阶级行列，这种狭窄的阶级视界不符合马克思关于“总体工人”的思想——即不是从分工出发而是从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进行阶级划分。

与之相反，另两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高兹和马勒将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被雇佣者称为新工人阶级。认为社会福利的改善，传统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现象不复存在，工人阶级内部结构、素质和愿望都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个以自动劳动为主的新工人阶级队伍。他们把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都列入了这一范围，新工人阶级不仅劳动性质起了变化，且自主意识、自治心理增强，而成为工人阶级的核心主体。这种把现代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阶层看做新工人阶级的代表，其优点是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历史发展，但以新工人阶级来命名并以此来取代传统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观点是有偏颇的。所谓的“新工人阶级”实质上是科学技术发展后工人阶级分化出的一个新的阶层。如果受技术决定论影响授予这种职能承担者以改革社会的地位与能力，就弱化了马克思从剥削和雇佣性质上来分析社会阶级的意旨。“新工人阶级”尽管具有激进的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厌恶和要求革命的一面，但由于他们脱离生产劳动和工人运动，具有相对的保守性，脱离无产阶级的“新工人阶级”也就很难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要的

历史变革动力。

也许正是看到了科技劳动者的“中产阶级”性质，时隔十年以后，高兹又极力反对把科技劳动者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理由是从工人阶级的观点来看，科学技术是剥削和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他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工人阶级与之的关系。所以“就科技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直接的关系而言，这种关系并不是一种交互的关系而是一种等级制关系”^①。尽管高兹的辩解有一定道理，然而从发展的角度看，科技劳动者也可看做是掌握现代科技以脑力劳动为生的工人阶级，因为他们受资本雇佣和统治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趋势、消费经济时代以及知识经济和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心理方面不再是单一性的结构，而是在不断分化、分层，情形也更复杂化，其追求的价值目标也在呈现多元化趋向，这是值得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的时代性课题。

比如在看到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失败后工人阶级斗争的挫折和消退后，马尔库塞在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异化的同时，提出新工人阶级“一体化”的观点，指认工人阶级已成为单向度的人。认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物质生活丰裕、技术理性张扬的极权主义社会，它成功地压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及人们内心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向度，是一个没有反对派的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大阶级的结构和功能，使他们不再成为历史变革的动因”^②。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改善了，内部结构分化了，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现了趋同性，被现代消费方式所同化，而且行政和技术管理替代了阶级暴力统治，所以他认为当代工人阶级的主体概念已时过境迁。

然而，尽管马尔库塞的分析有一定的生活基础和现实观照，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工人运动暂时的失落并非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历史主体性消失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仍然是剥削性和统治性的，工人

^① [法] 高兹：《劳动分工：现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和阶级斗争》，英国收获者出版社1978年版，第176页。

^② [美]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阶级并未消解也未被完全一体化，斗争形式与对抗方式的变化，并不代表着历史的终结和断裂。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应对更高生产力向前发展时失去其进一步调整的余地，就会面临彻底变革的命运。当然这一历史需要只有通过整体工人阶级的自觉把握，造就“人民同盟”才能以合适的途径实现社会制度的质变。社会经济运动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是一种客观的力量，阶级概念的演变应当放在历史唯物论的视野下来考察。

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两大历史发现予以悬置，试图以“交往理性”、“大众民主”概念从文化解释学角度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在他看来，由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加强了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模糊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界限，因此所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是过时的、不正确的理论思维方式；晚期资本主义已经通过国家等上层建筑缓和了现代阶级冲突，现存的冲突主要是以生活差异和政治观点差异的形式出现的文化冲突，“新的冲突是在文化再生产、社会统一和社会化领域中形成的”^①。基于这种认识，哈贝马斯从交往行动合理性出发，把公共领域当做权力斗争的领域，倡导基于对话的“参与民主”，以差异的文化冲突论取代劳动反抗资本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差异认同为特点的激进民主政治取代马克思的阶级政治，以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取代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目标。哈贝马斯企图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环境下通过文化改良来实现社会的合理化和统治的合法化，显然是具有乌托邦思想的幻想。交往关系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体现，离开社会生产关系实现交往理性的民主是非常肤浅的想法。它摒弃了马克思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出发对生产方式、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的批判分析及其阶级概念，是用解释学的方法理想地建构现代交往理性，因而是文化主义的，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二 分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拓展

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 20 世纪西方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屡遭

^①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重庆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00 页。

挫折后，将研究视点从经济政治领域退向了哲学文化领域的批判，那么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民主运动的开展，资本主义世界各种内在矛盾的激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又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心由欧洲大陆向英美国家转移，研究领域由哲学美学向经济社会、政治制度领域扩展并紧密结合社会现实的分析派马克思主义思潮。其中影响较大的理论是，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新的分析和辩护，罗默拓展了马克思关于阶级剥削的理论，赖特对新中间阶级作了“阶级关系内的矛盾定位”分析。

如前所说，哈贝马斯另辟蹊径提出以交往理论替代生产理论，企图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认为道德规范结构的发展是社会进化的“起搏器”和原动力。对此，分析派马克思主义者柯亨公开为历史唯物主义进行辩护，充实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柯亨就社会的内容与形式之间作了物质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区分，前者是社会自然属性方面，后者是历史形式方面，这一区分事实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另一种表述。它旨在表明，社会历史在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不断演变，它关涉到历史唯物主义两个基本命题，即生产力的首要性命题和生产力的永恒发展命题。前者是指内容的生产力决定形式的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生产关系合理性的实在依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调整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据；后者是指生产力发展的一元性和必然性趋势。因为生产力发展是一个自然趋势，作为生产力存在形式的生产关系就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但它是从属于生产力，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并在生产力的意义上得以说明和解释。在柯亨看来，这一历史观，不排斥人性或归属于技术决定论，反之，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发展表征，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生产力发展具有历史永恒性，因为人是有理性的，人类又处在不断的匮乏之中，且人有改善自身处境的智能。柯亨的论证维护了马克思阶级学说的哲学基础，即内在于一定生产关系的阶级的存在和消亡只有在历史运动和经济运动的规律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马克思研究了无产阶级生存方式的社会经济条件，揭示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矛盾的根源及内在的发展规律，通过对现实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和哲学反思，实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指出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柯亨指出：“虽然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多久会发生却不是必然的，

因此，为了使社会主义更早而不是更迟地到来，人们投身到社会主义运动中去是理性的。”^① 社会主义的到来之所以是必然的、合乎历史规律的，还因为它拥有足够的工人阶级怀存好的理由为之战斗。虽然工人阶级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生活水准有了提高，但是资本逻辑主宰着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虚假需求”，充满异化和剥削的资本主义必定是不正义的、非人性的，工人阶级有理由而且必须为之行动，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并非指它是自动就会到来。^② 因此说不能把私有制、阶级、剥削当做历史的永恒现象加以肯定，而应以批判的精神不断改变现实，改造世界，寻求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就此而言，马克思的历史观和经济学研究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那么，对当下社会的阶级和剥削现象出现的变化又如何认识呢？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阶级概念与剥削范畴密切联系，剥削是阶级关系的一个重要属性，可以说剥削是阶级内涵的一个本质特征，尽管它不是阶级产生的根源。正是阶级和剥削理论连接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从而揭示出了资本与劳动交换的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资本与劳动力交换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但在一些分析派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现在以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来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剥削现象不够充分。正是企图扩展马克思阶级剥削的概念，罗默重构了他的阶级和剥削的一般理论。认为剥削不只是发生在生产领域，只要有市场交换活动，都有可能出现剥削。他以广义的经济模型证明即使在没有劳动市场、没有积累的生计体系中，剥削也依然存在。只要每个生产者占有的生产资料不平等，就会产生剥削，它通过商品市场的中介实现，不需要劳动力买卖。罗默承认马克思强调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事实，将其理解为“剥削本质上是对别人劳动的无偿占有”。而他给剥削下的技术性定义是：“如果一个人在生产中花费的劳动大于他来自生产的投入所能购买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他就受到了剥削。”^③ 罗默认为剥削与阶级是相关的，而阶级与财富又是互相关联的，提出阶级—财富对应和阶级—剥削对应两个原理。认为虽然财富是阶级形成的经济基础，但它

① G. A. Cohen, *Histoey, Labour, and Freedom*.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8, p. 52.

② *Ibid.*, p. 81.

③ [美] 约翰·E. 罗默：《在自由中丧失》，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最初假定的关系，而是作为经济活动的结果而出现的。换言之，人们所处的阶级地位是在既定初始资产的前提下为寻求最优化结果而必须作出的选择，寻求最优化的人们互相面对于私有财产制度和市场中，选择是受到最初给予他们的财产和劳动力禀赋限制的，所以资本私有化条件下剥削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如果一个资本家甘愿选择被雇佣，他也可能被剥削，但他完全是基于一种个人偏爱而不是缘于所有制关系（这种剥削分析有意义吗）。罗默的意思是剥削根源于财富客观上初始分配不公、人们的主观选择以及获得的消费品大于个人的劳动付出三个要素。出卖劳动力只是剥削的一种形式，不平等交换也是一种剥削，罗默将马克思阶级剥削的概念作了一般化处理。

罗默的阶级—财富对应原理将阶级划分归于财产分配的不平等，这与马克思将阶级形成根植于经济关系基础——所有制概念相殊异。而阶级—剥削对应原理就是指那些通过将自己置身于雇人劳动的阶级实现最优化的人是剥削者，对应的对象是被剥削者。就财富、阶级和剥削之间关系而言，它们之间有一种逆进关系，但并非所有的剥削都是在财富基础上形成的阶级剥削。罗默进而认为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意义上的剥削是一个多余的附属物，剥削不是阶级斗争的原因，它只是不公平财富分配产生的一种副产品，所以剥削“并没有提供衡量那些与生产资料不同所有制相关的不公正的最好尺度”^①。也即是说财富分配的不公正必然会引起剥削，但是剥削不一定要使劳动力成为商品。在市场上出现的不平等交换都存在剥削，而且阶级雇佣剥削依赖于行为人的选择。最关键的是要消除一切不合理不公正的财产私有权。

为此，罗默提出了他分析剥削的博弈论方法，相当于阐释一个由经济体中的当事人组成的各种群体参与的博弈。即如果一个群体 S 带着人均社会资产退出该经济体后能使其成员过得更好，那么，在该经济体中就是受剥削的；如果与该群体相应的他群体 S' 状况就将比原先恶化，那么他群体 S' 在该经济体中就是剥削者；如果一种经济体中任何群体无法找到条件上可行的其他选择以改善其成员，在这种经济体中就没有群体受剥削。这一方法就是把剥削概念理解为有一种更好的其他选择的可能

^① [美] 约翰·E. 罗默：《在自由中丧失》，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99 页。